

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
10
世界最畅销励志名著



鲁滨孙漂流记

ROBINSON CRUSOE

[英] 笛 福 ○ 著

吕艳玲 闫晓娜 ○ 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10大世界最畅销励志名著

鲁滨孙漂流记

ROBINSON CRUSOE

[英] 笛 福 ◎ 著

吕艳玲 闫晓娜 ◎ 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鲁滨孙漂流记 / (英) 笛福 (Defoe, D.) 著; 吕艳玲, 闫晓娜译. —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0. 5

(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十大世界最畅销励志名著 / 孙天纬主编)

ISBN 978-7-206-06744-0

I. ①鲁… II. ①笛… ②吕… ③闫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79845 号

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十大世界最畅销励志名著 鲁滨孙漂流记

主编 孙天纬

著 者: (英) 笛福	译 者: 吕艳玲 闫晓娜
责任编辑: 关铁宁	装帧设计: 尉迟兴成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 (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)	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	
开 本: 787×1092 1/32	印 张: 12
字 数: 205 千字	印 数: 22 000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206-06744-0	
版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	印 次: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19.80 元	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原 序

如果世上真有什么值得公诸于世的普通人的冒险经历,并且发表之后还会受到公众的欢迎,那么编者认为,非这篇自述莫属。

编者认为,主人公离奇的生活遭遇,实在是前所未闻的;他那富于变化的生活,也实在是世间罕有的。

主人公在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时,处处采用质朴严肃的态度,而且像所有明智的人那样,在叙述其遭遇的事件时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,现身说法地开导别人,告诫我们无论处于何种境遇下都要相信和尊重上帝的智慧,让一切顺其自然。

编者相信,这本书是忠于事实的记载,毫无半点虚构的痕迹。这篇故事无论就消遣性能来说,还是就教育意义来说,都可以同样地得到益处,无需再对其进行加工润饰。所以,编者认为,把这本书出版发行就是对读者的一大贡献,不用再多说什么客气话了。

鲁滨孙·克鲁索的一生及历险

我于一六三二年出生在约克市^①的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里,可是我并不是当地人,我的父亲是来自德国不来梅市^②的外国人。他起初在英国的赫尔市^③定居,通过贸易得到一个大庄园,离开生意后,父亲就住在约克,在那里他与我的母亲结婚了。母亲家姓鲁滨孙,鲁滨孙家族在当地是一个名门望族,因此我就叫鲁滨孙·克罗伊茨内^④了,但由于英国人说“克罗伊茨内”这个德国姓时发音走了样,结果现在我们被叫做“克鲁索”^⑤,而且我们自己也这样叫、这样写,所以我的同伴们也都这样叫我。

我有两个哥哥,一个是驻佛兰德斯^⑥的英国军队的中尉,起初在有名的洛克哈特上校^⑦的旗下听候命令,后来在敦刻尔克^⑧附近与西班牙人作战时牺牲了。我的另一个哥哥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从来就不知道,就像我的父母后来不知道

① 约克市,英格兰北部一大城市。

② 不来梅市,德国北部港口城市。

③ 赫尔市,英格兰东部港口城市。

④ 鲁滨孙·克罗伊茨内,即 Robinson Kreutznaer。

⑤ 克鲁索,即 Crusoe。

⑥ 佛兰德斯,欧洲旧地名,包括现在比利时北部和荷兰西南部。

⑦ 洛克哈特上校,即威廉·洛克哈特爵士,于1658年率军在敦刻尔克大败西班牙人,并占领该市。

⑧ 敦刻尔克,法国北端一靠海城市,古时属佛兰德斯。

我的遭遇一样。

作为家中的第三个儿子，我没有被教育成做生意的人，而是头脑里很早就充满了杂乱的奇怪想法。我的父亲已经非常老了，他决定让我学习知识，包括家庭教育和当地的免费学校教育，并设计让我学习法律。但我除了走向大海外不对任何事感兴趣，我的这种倾向使得我极不情愿接受父亲的命令，强烈地反对我妈妈和其他朋友的恳求和劝告。好像在那种自然的倾向中有某种致命的东西，直接地导致了将要降临到我身上的痛苦生活。

我的爸爸头脑聪明、做事谨慎。预见到我的设想会给我带来厄运，就给我提出一些严肃有益的劝告。一天早上，父亲把我叫进他的房间，当时他得了痛风，行动不方便，关于这一话题他同我激烈地争论了一番。他问我，除了漂泊流浪的癖好外，我还有什么理由要离开深爱我的父母远走他乡。而在家里，可以有熟人推荐我一份好的工作，可以通过勤奋努力来提高我的社会地位，过上安逸富足的快乐日子。他告诉我，外出选择探险的不外乎两种人：一种是绝望无助、穷途末路，只得孤注一掷的人；另一种就是财大气粗、野心勃勃的人。他们不惜冒险一搏，想以此来使自己名扬千古。这两种人不是远比我高，就是远比我低，而我正处于中间地位，或者可以说是处于平民生活的上层地位。父亲从长期的经验判断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，最能使人幸福。他们既不像下层的劳苦大众那样经历艰难困苦的劳作却不果腹，也不会像上层人物那样骄奢淫逸、野心勃勃而身心俱疲、尴尬窘迫。他告诉我，我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判断这

种中间地位的幸福感。那就是,这种地位是人人羡慕的,即使是很多帝王将相都会时常痛惜高贵出身给他们带来的悲惨命运。他们多么渴望自己是处于两个极端地位的中间阶层——贫贱与高贵之间。明智的人也证明,中间阶层的人能获得真正的幸福。《圣经》中的智者也曾祈祷:“使我既不贫穷也不富裕。”^①

父亲提醒我,只要仔细观察,就会发现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都是多灾多难的,而中间阶层的人灾祸最少,也不像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人那样,经历生活的兴衰枯荣。而且,一方面中间阶层不会像那些极度奢华、荒淫残暴的上层阔佬那样身心俱疲、浮躁不安;另一方面也不会像穷人那样由于日夜劳作、衣不蔽体、食不果腹而疫病流行、苦不堪言。唯有中等人享尽人间的快乐幸福,常年过着平安富足的生活。温和、谦虚、文静、健康、擅长交际,各种消遣娱乐都是中等人的福分。这种生活方式使人一生都平静安乐、怡然自得,不受劳神费力之苦。他们既不为每日吃喝生计而辛苦劳作,也不会为窘境而烦恼伤神,又不会因为嫉妒而烦心,或因野心勃勃而急火攻心。中间阶层的人可以心平气和地度过一生,尽情地体验甜美的人生,没有辛酸,只有幸福,每一天的经历都会使他们更深刻地感觉到这种快乐。

然后,他态度诚挚地深情地紧握我的手,以最慈爱的行动告诉我不要耍孩子脾气,不要急于使自己陷入痛苦的境地。因为,不论从人之常情,还是从我所出生的家庭来说,

① 见《旧约·箴言》,这是玛撒人雅基的儿子亚克珥对以铁和乌甲说的话。

都不会让我受罪,我没有必要去为生计而奔波,父亲会为我安排好一切,并会努力为我安排好上面所说的中间层次人的生活。如果我不能在世上过上安乐幸福的生活,那一定就是我的命运或我所犯的过错导致,他没有什么可自责的。他尽力来向我提出忠告,因为他预见到我所要采取的行动将会给我带来灾难。总之,如果我像他所说的那样安心在家,他愿为我尽最大努力作出安排。他从不愿意我远走他方,如果我将来遭遇不测就怪不得他了。快谈完话时,他告诉我应吸取大哥的教训,他曾同样中肯地劝过大哥不要参加佛兰德斯的那次战争,但是他从不听劝告。当时他年轻气盛、热血沸腾,参了军,结果在战场上丧了命。虽然父亲说他会永不停歇地为我祈祷,但他敢说,如果我迈出这愚蠢的一步,上帝将不会保佑我。并且当我求救无门、欲哭无泪时就会悔恨当初没有听从他的劝告。

依我看,我父亲的最后几句话真的就是对我的预言,虽然我相信他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不幸言中。我看到他老泪纵横,特别是当他说起我哥哥不幸丧命,说起我求救无门、后悔莫及时,更是情难自抑而中断了谈话,他告诉我,他太激动了,话也说不下去了。

我被这次谈话深深打动,真的,有谁还能无动于衷呢?我决定不再想出海的事了,而是按照父亲的意愿安心在家。但是,天哪!仅仅几天的工夫我就忘得一干二净了!简单地说,为了摆脱父亲进一步的说教,几周后我决定远离他。然而我并不是匆忙行事,头脑发热想干就干,而是在一次母亲心情较好时,告诉她我是如此强烈地想到外面看看,以至于

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下不了决心，父亲最好同意我的想法，这总比逼我离家出走要好。我现在已经十八岁了，去商行当学徒或给律师当秘书都太晚了。我确信，如果我做了也会不等到期满就从师傅那里逃跑出海的。如果母亲能劝说父亲让我出海一次，如果我回家后不喜欢出海我就不再出去了，我许诺我会加倍地努力来弥补我所浪费的时间。

这使母亲大为震怒，她对我说，她知道拿此类话题去跟父亲说毫无用处，因为他太清楚我的这个兴趣对我的利害关系，决不会同意让我做任何伤害我自己的事情。她说她很不理解，在我与父亲进行了那样语重心长、循循善诱的谈话后又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想法。总之，如果我要糟蹋自己那谁也帮不了我。我可以相信，我永远得不到他们的同意。拿她自己来说，她决不愿意对我的毁灭插手。我也永远没有机会说，尽管当时我的父亲不赞成，而我的母亲却是同意的。

虽然我的母亲拒绝替我向父亲游说，然而后来我听说她把所有的谈话都汇报给了父亲。父亲听了深为忧虑，叹息着对母亲说：“这孩子如果呆在家里也许会很幸福的，但如果他要到海外去就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悲惨的人，我决不会同意他这样干！”

这以后过了差不多一年的光景，我离家出走了。即便在这一年时间里，我仍旧固执地把家人对我干点儿正事的建议当作耳边风，还时常纠缠我的父母让他们不要坚决反对我的喜好。但是，有一天我偶尔来到赫尔市，那时还没有离家出走的念头，但是在那里，我的一个伙伴要乘他父亲的船去伦敦。他用水手们常用来诱人航海的办法来诱惑我，

说不必付船费，怂恿我和他一起去。我既不同父母商量也没给他们捎话，但愿他们会从别人那里打听到。我既没向上帝祈祷，也没有要父亲为我祝福，甚至没有考虑当时的情况和将来的结果，在一个不吉利的日子，上帝作证，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，我登上了一艘开往伦敦的船。我相信，没有任何一个外出冒险的年轻人的不幸会开始得比我早，时间会比我长。船一驶离恒比尔河^①大风便刮了起来，海面可怕地升高着，由于我以前从未出过海，身体感到莫名地恶心，心里极度恐惧。现在我开始认真地反省我所做的事情，我这个大逆不道之子，离开家，弃责任义务于不顾的罪恶使我受到了上帝的惩罚。真是天理难容啊！父母所有的良言相劝，父亲的眼泪，母亲的乞求，现在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我的良心还未泯灭，它使我责备起自己无视忠告，一意孤行，背弃对上帝和父亲的职责来。

这时，暴风雨越刮越猛，海面惊涛骇浪。虽然这与我后来见到多次的风浪无法相比，甚至与我几天后见到的也无法相提并论，但对于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，也足以令我胆战心惊了。我感到每一个波浪都会把我们吞噬，感觉船每一次在浪涡或波谷里随时都会倾覆，再也浮不起来了。在这种内心极度痛苦中，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并下决心，如果上帝在这次航海中饶我一命，如果我的脚还能踏上陆地，我就会直接飞到父亲身边，在有生之年决不再踏上船半步；我就会接受父亲的劝告，永远不再把自己陷入这样困

① 恒比尔河，又作亨伯河，发源于英格兰中部，流入北海。

苦的境地。现在我清晰地看到了中产阶级生活的好处，他一直以来过得多么轻松、多么惬意啊，从来没有经历过海上的狂风恶浪或陆地上的艰难困苦。我决心要像一个真正的回头浪子^①，回家去见父亲。

这些明智而又清醒的想法在暴风骤雨期间一直持续着，实际上，在停止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也这样想，但是第二天风浪减弱了，海面平静了一些，我开始有点适应海上生活了。但我仍整天心情沉重，还有点晕船。傍晚时天气完全晴了，风也完全停了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美丽而迷人的夜晚。太阳完完美美地落了下去，第二天又照样升起来；一丝风也没有，水平如镜，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我想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了！

晚上我睡得不错，也不再晕船了，精神抖擞。望着曾经那么咆哮肆虐的大海，在过了这么短的时间后竟变得如此平静，令人赏心悦目，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现在那位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坚定的决心尚存未消，“喂，鲍勃^②，”他拍着我的肩膀说，“感觉如何啊？昨晚起了一点儿微风，我想你一定害怕了，是不是？”“一点儿微风？”我说，“那是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啊！”“暴风雨？你傻了吧！”他回答说，“你把那叫暴风雨？那算什么？什么也不算！只要船只完好，海面宽阔，像这样的一点儿风根本就无所谓，也难怪，你是

① 见《新约·路加福音》，一个人家的小儿子要了父亲分给他的一半财产，浪迹天涯，受尽苦难，最后反悔回家。父亲杀牛相迎，以庆贺浪子回头，因为父亲认为，他这个儿子是“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的”。

② 鲍勃 Bob，鲁滨孙的昵称。

个新水手啊，鲍勃，来让我们喝碗甜酒^①吧，忘掉那些事，看，多美的天啊！”为了少提些伤心往事，我们遵循一般水平的生活方式，调制了甜酒。我被灌得酩酊大醉，在那一晚上的恣情放纵中，我把自己对过去行为的忏悔和反省，对将来的决心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。总之，随着暴风雨过去，海面恢复了平静，我思想的被动也过去了，我的担心、恐惧被大海吞没得无影无踪，我往日的念头又卷土重来，我完全忘记了我危难中立下的决心和许下的誓言。我发现有时那些忏悔和决心，那些认真的想法还会回到脑海里来，但是我摆脱了它们，就像摆脱瘟疫一样。我酗酒，和朋友胡闹，不久就克制了自己所谓的冲动。五六天左右的时间，内，我就像那些决心甩掉良心包袱的年轻人一样彻底战胜了良心。但是我还得为它迎接另一个挑战，上帝通常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我没有借口逃避，由于我没把这次平安当作上帝对我的宽恕，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，那时就连船上最坏最强硬的家伙都承认处境危险，请求上帝的仁慈。

出海第六天，我们来到雅茅斯港口的锚地^②。自从风暴之后，尽管天气晴朗，却一直刮着逆风，我们的船没走多少路，因此不得不来到停泊处抛锚。逆风，也就是西南风刮了七八天。此间许多来自纽卡斯尔^③的船只也来到了这个锚地，因为这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，它们都在这儿等顺风好

① 甜酒，又译“潘趣酒”，是一种用酒、果汁和牛奶等调和的饮料。

② 雅茅斯，又称大雅茅斯，是英格兰东部港口城市；锚地是指港口外的海中停泊处。

③ 纽卡斯尔，英格兰中西部城市。

驶入耶尔河^①。

我们本来不该在此停泊这么久，而是应该在涨潮时驶入港口。可是风刮得太猛，在我们停了四五天后风刮得更大了。但是这块锚地一直被视作良港，泊位安全。而我们的装备也非常结实，因此我们对大风满不在乎，毫无危险之感，依旧按照航海的生活方式休息和娱乐。但是第八天早晨，风骤然加大，我们全员动手一起落下了中帆，把船上的一切都关好、捆紧，使船尽可能安然停泊。到了中午，海浪高涨，我们的船几次钻进水中，船头进了水。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船只脱了锚，船长就命令放下备用的大锚。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，锚索也放到最长限度。

这时狂风暴雨大得可怕，我看到在船员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恐怖和惊异的表情。船长虽然在小心谨慎地保护自己的船只，但当他在我们旁边进出船舱时，我听到他好几次轻声自语：“上帝啊，可怜可怜我们吧！我们就要没命了，我们就要完蛋了！”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话。在最初的纷乱中，我不知所措，一动不动地躺在船舱里——我的舱房在船头——我无法描述当时的心情：我不能像第一次那样忏悔，我已经把它埋葬并狠心彻底排斥了。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，这次与上次的风暴没什么不同，但当船长说我们快要没命时我吓坏了。我走出舱房向外一看，满目是从未见过的凄凉景象：海上巨浪滔天，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

① 耶尔河，英格兰诺福克郡河流，流入北海。雅茅斯在该河河口湾畔的岬角。

来，浪落下时再回头观看，周围惨不忍睹。原来停在我们附近的一艘船由于载货重，已经被砍掉了桅杆。接着，我们船上的人大叫起来，原来，停泊在我们前面大约一英里的船沉没了。又有两艘船脱了锚，只得冒险向大海驶去，连船上的桅杆都一根也不剩了。倒是轻舟情况最好，在海上行驶不那么费力。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走，从我们旁边飞驰而过，船上只剩下角帆，向外海漂去。

傍晚时分，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让他们砍掉前桅，船长很不愿意，但水手长提出异议，说如果不这么做船就会沉没，船长只好答应。但当他们砍掉船上的前桅后，主桅失去了平衡，船剧烈摇动，他们又被迫把主桅砍掉，剩下一块空荡荡的甲板。

任何人都能想象出我当时面对这一切的心情，我毕竟是个首次航海的小水手，不久前的那次小风浪就把我吓得要死，何况这次真的遇上了大的。但是如果让我描述当时的想法，我可以说，我对自己违背当初的忏悔，并且又重拾恶念的恐惧远远胜过我对死亡本身的恐惧。这些恐惧加上我对暴风骤雨的害怕，使我陷入一种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境地。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更糟的是暴风雨越来越猛烈，连水手们自己都承认，他们从没见过比这更让人触目惊心的，我们的船很牢固，但因载货太重吃水很深，所以船员们不时地喊叫：船要沉没了。我不知道“沉没”的意思，这对我倒是件好事，直到我问过之后才恍然大悟。无论如何，风暴还是那样猛，以致我看到了少见的一幕：船长、水手长及一些其他较能意识到当时处境的人都在不停地祈祷，因为他

们意识到船随时会沉入海底。半夜时分,在我们痛苦之余,有个去船舱底下察看的水手惊叫起来:船底漏水了!接着,又有一个水手说舱底已有四英尺深的积水了。于是大家都被叫去抽水。听说船底漏水时,我的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,我本来是坐在床边的,忽然往后一倒,跌落在船舱的地板上。这时有人把我叫醒,说我以前什么都不会干,现在倒可以去帮助抽水。听了这席话我立刻抖擞精神,来到抽水机前,认真地干了起来。正当我们全力以赴抽水时,船长发现有几艘运煤小船因顶不住暴风雨的袭击向外海飘去。当他们靠近我们时,船长下令鸣枪求救。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以为船破了,受到过度惊吓以至于晕倒在抽水机旁。这种时候每个人都只顾及自己的生命,哪还有人来管我,看看我到底怎样了。另一个人过来接替了我,他上来时一脚把我踹到一边,任由我躺着,他以为我已经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我才苏醒过来。

我们继续不断地抽水,但舱里的水越来越多,船像是要沉没了,虽然风暴稍减弱了一些,但船是不可能驶入港口了,于是船长不断鸣枪求救。有一艘轻量级小船从我们面前漂过,冒险放下一只小艇来营救我们。小艇上的人冒着很大的危险才划近我们的大船,但我们无法下到他们的小艇,小艇也无法靠近我们的大船。最后小艇上的人拼命划桨舍身相救,我们则从船尾抛下一根系有浮标的绳子,并把它放到最大限度。小艇上的人费了很大的劲,多次努力才够到绳子。我们把他们的小艇拖到船尾,所有的人都上了小艇。此时,无论他们还是我们,都无法再到他们的船上了。所以,

大家达成一致——任其漂流，只是尽力把它划向岸边。我们的船长向他们承诺，万一小艇在岸边触礁，他会给他们的船长完全赔偿。这样，小艇半划半漂，向北方的岸边靠近，几乎到达了温特顿岬角^①。

我们离开大船不过一刻钟，就看到它沉了，我第一次真正正地理解了大海沉船是什么意思。我得承认，当海员们告诉我船在下沉时，我几乎不敢睁眼抬头正视它。因为那一刻与其说是我自己下到小艇，还不如说我是被扔进去的。我心灰意冷，一方面是由于惊吓，另一方面是想到前程未卜，不知何去何从，内心万分恐惧。

当我们处在这样危急的时刻，水手们还是奋力划桨驶向岸边。每当小艇涌上浪尖，我们就能看到海岸，能看到大批人在岸上跑来跑去，好等我们靠近时帮助我们。但我们前进速度很慢，而且无法靠岸，直到过了温特顿的灯塔后，海岸由此向西凹进，向克罗默^②延伸。那块陆地能阻挡一点狂风的肆虐，我们费尽周折才靠了岸。终于平安到达陆地，我们便步行去了雅茅斯。在那里，我们这些难民受到了热情的款待，镇地方官员为我们安排好了居所，一些慷慨的富商和船主给我们筹了旅费，我们按自己的意愿去伦敦或者回到赫尔市。

如果我当时理智地回到赫尔，再回到家，我会很幸福，而我的父亲也会像耶稣讲道中所说的那个父亲那样，杀牛

① 温特顿岬角，位于诺福克郡海岸边。

② 克罗默，诺福克北部沿海城镇。

宰羊来迎接我这回头的浪子。因为家里人听说我所搭乘的那艘船在雅茅斯锚地遇难失事后，过了很久才得知我并没葬身鱼腹。但厄运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固执到底，不思悔改。有几次，理智冲我大声疾呼，要我回家，我头脑清醒时也想应该回去，但我就是没有勇气去做。我也不知道冥冥之中有一种什么力量支配我，使我不思悔改，明知大祸临头却还要自投罗网。当然，某些不可避免的不幸到来时想逃也逃不掉。它驱使我与平心静气的理智和曾经动摇的思想作对，使我在初次航海就遭遇的两次灾难中不能吸取教训。

我的朋友，即船长的儿子，当初诱我横下心来跟他出海，现在比我还退缩。

到了雅茅斯后，我们被分别安排在几个地方住宿，两三天后才第一次见面。我说这是上岸后的第一次碰头，我发现他的口气变了，看上去很萎靡不振，他摇着头，问我情况怎样，他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，并说我这次航海仅是一个尝试，以后还要去远洋。

他的父亲听了这话转头看着我。

他以沉重而关切的口吻说：“年轻人，你不应该再航海了，这次的灾难提供了一个清楚明白、清晰可见的证据，你不能当水手。”

“为什么，先生？”我问，“难道你不再航海了吗？”

“那得另当别论，”他说，“航海是我的职业，也是我的责任，你这次航海只是一个尝试，上帝已经给你点滋味了，如果你执意坚持不会有好下场的。或许我们这次海难是由于